

漢書 六十五之六十六

西域

朝鮮

兩粵 南閩

0932

貴重書

年 月 日

3  
29

佛教大學藏書

第 302909 号

共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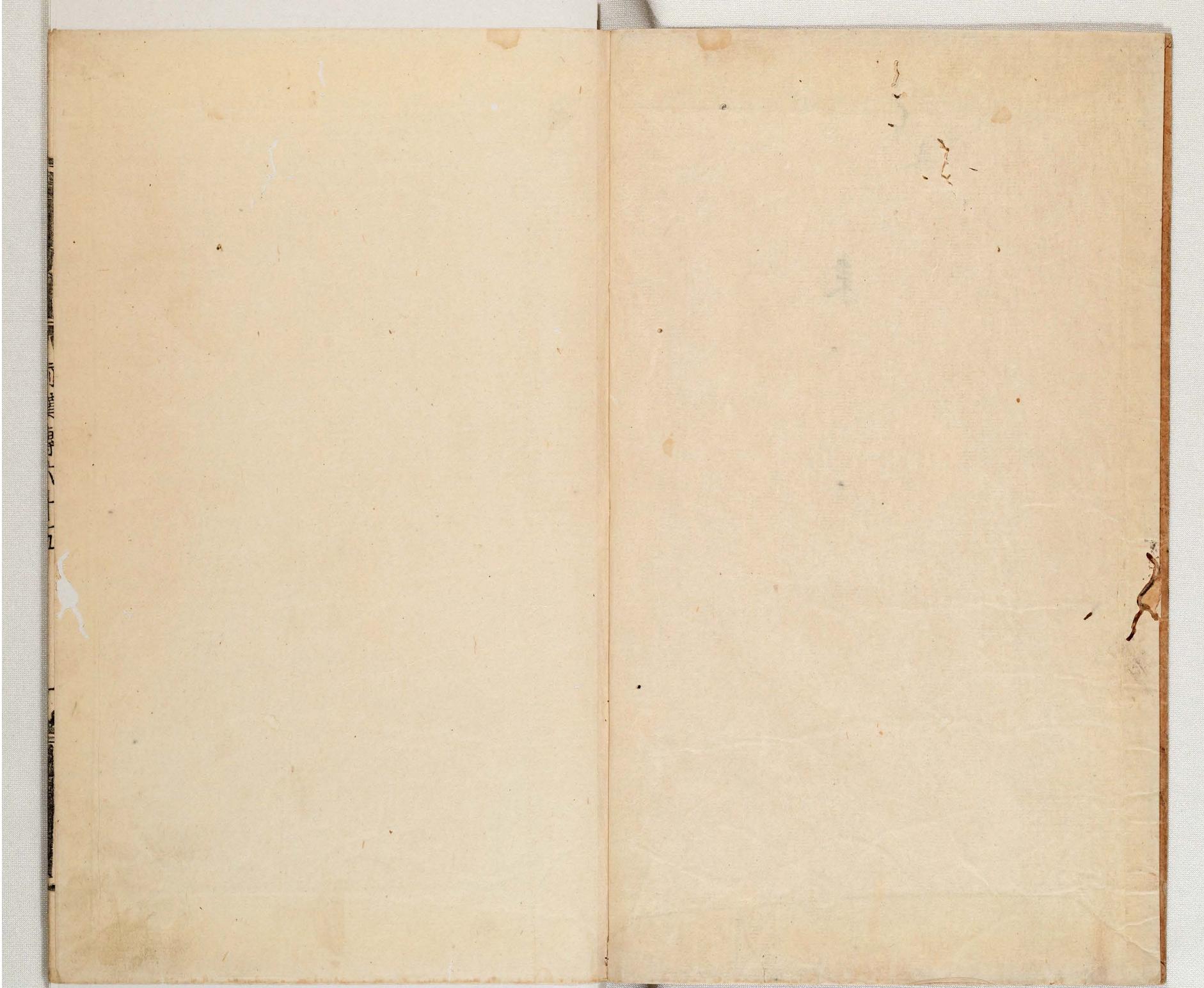
列傳 佞幸

丁

西南夷

3 4 5 6 7 8 9 7m 10 1 2 3 4 5 6 7 8 9 7m 20 1 2 3 4 5 6 7 8 9 7m 30 1 2 3 4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班固

漢書九十五

302909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爲柯郡屬牂柯郡其西靡莫之縣屬牂柯郡

屬以十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爲名也滇音顛

師古曰今之下朝鮮傳亦同

此皆椎結師古曰椎追反結讀曰簪

十數邛都最大師古曰邛州本其地

爲譽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蹠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

耕田有邑聚其

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後爲縣屬益州郡名

師古曰今之嵩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

爲嵩昆明師古曰嵩即今之嵩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

即今之南寧州諸蠻所居是其地也嵩音隨

編髮師古曰編音步典反

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

徙後爲徙縣屬蜀郡蓀都後爲沈黎郡徙音斯蓀音材各反

里自鬻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蓀都最大師古曰徙及蓀都二國也

數冉驥最大

師古曰今夔州開州皆領多其俗或土著姓冉者本皆冉種也

驥音奄

或移徙

師古曰土著謂有常居著於土地也著音直畧反

在蜀之西自驥以東

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

蠻夷也始楚成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

師古曰謂緣江而上也循順也

蹻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

縣其澤在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池故曰滇池

旁平地肥饒數千里

師古曰池旁之地也

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

秦擊奪楚巴黔中郡

道塞不通因迺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師古曰其長帥也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

師古曰其處險阨故道纏廣五尺

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

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風讀曰諷

南粵食羹蜀枸醬

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根長

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美蜀人以爲珍味劉說非也子形如桑椹耳綠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

劉說非也子形如桑椹耳綠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

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渠則有之食讀曰臥蒙

問所從來

曰道西北牂柯江

師古曰道由也

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師古曰番音普安反禹音隅

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

由此而來也

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

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廼上書說上

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天子之車師古曰言爲

地東西萬餘里名爲

劉敬曰當作中  
郎將後使相  
如郎中將往  
詔同

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  
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  
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  
許之乃拜羣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糧及衣重  
也重音直用反從巴荅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師古曰多同其侯名也厚  
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於漢縣也比之夜郎  
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廻且聽  
蒙約還報廻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  
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荅可置郡使相如以  
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  
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餉師古曰餉數歲道  
古餉字

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衆師古曰罷讀曰疲餒  
飢也離遭也餒音能  
賄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上  
反音呼到反

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  
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爲害師  
古曰言通西南大爲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丙  
夫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守  
且脩成其郡縣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太夏時見蜀布邛竹杖  
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師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  
得蜀賈人市或聞北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  
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  
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

來都昌遠史當作  
嘗注云當屬奇

宋都昌居平史  
當云不居道此  
四字當屬奇  
作西

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師古曰來間隙而出也指求身毒國至滇

滇王當羌廻留爲求道師古曰當羌滇王名

能通師古曰爲昆明所閉塞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與猶如

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

盛言滇大國足事師古曰言可專事

親附師古曰招來之令其親附天子注意焉

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

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

音子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廻發巴蜀罪盡而便虛而旁國來寇鉗取其老弱也且

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

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闐渠道者且蘭師古曰軍

行而便誅之也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

中郎將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

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並音半。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爲、薛命萬餘人。師古曰：犇古奔字。在昭紀。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師古曰：辟音鉅于反。斬首捕虜有功，其立工波爲鈞町王。大鴻臚廣明等竝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鈞町侯工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師古曰：鈞音大鼎反。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間歲，武都氐人反，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間歲，武都氐人反。

師古曰：閭歲一歲。闢，音闔。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領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浦卧侯俞。孟康曰：漏月夷邑名。後爲縣師古曰：俞音喻。更舉兵相攻。師古曰：互也。音工。更反，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迺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禹復守，和解。師古曰：選禹怯音人充反。禹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殘滅。自知罪成，狂犯守

尉師古曰言起往勃而殺守尉也遠滅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

貴士師古曰孫武也育孟貴也育夏育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沒

知勇亡所施屯由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

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簡也

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謂發也要害者在我爲要於敵爲害也謂音徒鈞反

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爲不

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也不毛言不生草木

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

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如亦若也墮毀也音火規反亦宜因其萌芽早

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

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爲牂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爲連

然長不韋令

蘇林曰皆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益州縣也

王興

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廼從吏數十人出行縣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召興

興將數千人

往至亭從

邑君數十人入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音所

具反邑君曰將軍誅

王狀爲民除害願出曉士衆以興頭

示之皆釋兵降師古曰釋解也

鉤叮王禹漏卧俟俞震恐入粟

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

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

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院爲壘立使奇兵絕其餉

道縱反間以誘其衆師古曰間音居莧反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

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曰供

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讀曰趣

向也

立怒叱戲下令格之

師古曰戲音許塵解在高紀及灌夫傳

都尉

復還

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

斬翁指

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十爵也第徙爲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爲天下最賜金四十爵也

立功嘉之

賊復以立爲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

師古曰第徙爲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爲天下最賜金四十爵也

立功嘉之

十斤入爲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

制貶鈞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恨

師古曰邯其王名也邯音酣

牂柯大

尹周欽訴殺邯邯弟永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

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

茂發巴蜀犍爲史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

茂發巴蜀犍爲史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

將軍廉丹

與庸部牧史熊

孟康曰莽改益州爲庸部

大發天水隴西

騎士廣漢巴蜀犍爲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

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

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窩蠻夷任貴亦殺太守赦根

自立爲印穀王

師古曰枝根太守之姓名

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

云

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

真定人也

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

秦并天下

略定楊粵

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

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

與粵雜處

師古曰適讀曰適謂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

十三歲至二世

時南海尉任囂

師古曰囂音跋海之縣也即今之循州

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

辟遠忍盜兵侵此

師古曰辟讀曰辟

吾欲興兵絕新道

師古曰秦所開

越道也

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

師古曰真脩也

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爲國郡中長吏立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

南海尉事

師古曰彼加皮義反也音

置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

谿關

師古曰渥音皇

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

誅奏所置吏以其黨爲守假

師古曰令爲郡縣之職或守或假也

秦已滅

佗即擊并桂林象郡

師古曰自立

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

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

師古曰釋置也

十一年遣陸賈立佗

爲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

師古曰輯與集同也

母爲南

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

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萬絕器  
物師古曰萬與廣同

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

師古曰倚於綺反

擊滅

南海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武帝

發

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

師古曰古

屬音盧也

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隃領

師古曰隃與

踰同下皆類此

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

西師古曰西言西者以別東也

東西萬餘里廻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

侔等也

文帝元年初鎮撫

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

師古曰言不以威武加於廻爲佗親冢在真定

置守邑

謂父母也

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

歲時

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爲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正嫡所生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師古曰言未得通使於越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師古曰言疾病益甚也以故諱暴乎治師古曰諱承音布內反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廼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罷之以賓附於漢也言親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親

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軍亦當相拒方有戰鬪於越亦非利也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亡千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大牙相入者以問更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師古曰介隔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蘇林曰山額名也如淳曰長沙南界也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師古曰彼此共棄故云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今以來也故使賈馳諭告

王賤意王亦受之母爲冠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  
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錦裝衣曰褚上中下者  
錦之多少薄厚之差也褚音竹呂  
反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師古曰謂東越及瓯黎等陸賈至南粵  
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  
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非漢皇帝賢天子  
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  
臣化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  
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  
輸入貢職言以時  
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師古曰細士猶言小人也別異蠻夷出  
令曰母子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

即予予壯母與牝師古曰悲其蕃息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  
師古曰辟讀曰僻齒已長謂老也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  
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  
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師古曰風聞風聲吏相與議  
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師古曰振起也故更號爲  
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  
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  
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  
師古曰羸謂劣弱也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  
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師古曰言長沙之人老夫故  
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

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  
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  
夜寐竊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  
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師古曰侵  
音扶反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  
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疋角十紫貝五百桂  
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蝎蟲也蘇林曰漢舊常以獻附  
朝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  
漬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  
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至孝景時  
稱臣遣使入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  
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爲南

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入上書曰  
兩粵俱爲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  
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  
多猶重也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約不踰約制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  
粵兵未渝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  
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廼興兵誅閩粵  
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  
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  
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  
失禮要之不可以休好語入見師古曰休誘也不可被  
也休音先聿反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

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璽李奇曰去嬰齊其號也。在長安時取邯鄲擇氏女音居虹反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擇氏文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師古曰諷諭令入朝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爲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令決策也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

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皆任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音竹刀反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爲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主宗族官貴爲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益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親姻也晉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師古曰愈勝也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醉心數

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竝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師古曰：介，將也。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師古曰：杖，嘉見耳目兆是於常也。即趨出。太后怒，欲鎛嘉以示人。師古曰：鎛，擣刺之也。音直亮反。嘉遂出介第兵就舍。李奇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廻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

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郊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師古曰：縣人也。音夾。奮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獨相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樞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廻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取自脫。」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之意，廻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世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

誅滅

未至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

之。

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慢又音莫連反

發

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王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曰言最爲首也

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擇樂其姉爲王太后。

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糴侯。晉灼曰糴古龍字

乃赦天下

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不討賊者，春秋之義。

乃

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

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漚水。師古曰：主

爵都尉揚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

出零陵，或下離

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阨，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廻，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暮讀曰暮伏波迺為營壘。師古曰：設營以待降者。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故令還更相招諭之也。反

而入伏波營中。師古曰：歐與驅同。

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遲

音文二反解在高紀。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師古曰之安是也泉州建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師古曰吳芮號也番音浦河反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羽主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不王無諸搖等也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治師古曰地名即候官縣是也治音弋者反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論其功追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廻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師古曰招粵令從之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

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爲海常侯師古曰校之司馬若郎也粵郎都稽得嘉爲賄蔡侯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師古曰稽音雞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爲隨桃侯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爲安道侯蘇曰揭音揭南海縣屬南陽音來服虔曰桂林部反也粵將異取以軍降爲賸侯師古曰越將姓畢名取也功臣表賸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部姓居翁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爲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擾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爲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  
三歲而亡

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曰：「盼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當，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盼，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廼悉與衆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隃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強，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盛，強今雖勝之後，必更來也。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

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廼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鋌殺王師古曰：鋌初江反，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廼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繇音搖與，謂曰豫。乃使郎中將立丑爲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十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師古曰：解者自解，若今言分疏。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

前漢書卷八十五

上

五

師古曰遣使與相知及漢破番禹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

東粵

師古曰詔命也

明年秋餘善聞

樓船請誅之

漢兵留境

首恐將來討之

且往

師古曰言兵在境

廻遂發兵距漢道

號將軍驄力

待命師古曰聽

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

師古曰舊封山州侯

等爲吞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

子也舊封山州侯

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

師古曰舊封山州侯

不敢擊郤就便處

也音丘畧反

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

帝璽自立訴其民爲委焉

師古曰妾上遺橫海將軍韓

說出句章

句章會稽之縣

僕出武林

楊僕也

中尉王溫舒出梅領

其音同

粵侯爲戈船下

自尊大也

瀨將軍出如邪白沙

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

東粵素發

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

錢唐會稽之縣

樓船軍卒錢唐

姓終古名

樓船軍卒錢唐

姓終古名

樓船軍卒錢唐

兵距嶺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史  
樓船軍卒錢唐

姓終古名斬徇北將軍

縣也樓船軍卒錢唐

姓終古名斬徇北將軍

姓終古名斬徇北將軍

姓終古名斬徇北將軍

姓終古名斬徇北將軍

姓終古名斬徇北將軍

姓終古名斬徇北將軍

姓終古名斬徇北將軍

姓終古名斬徇北將軍

姓終古名斬徇北將軍

宋祁昌當作卯

卯刻印

至棄軍降封爲無錫侯故厩駱將左黃同斬西王封爲下郎侯師古曰郎音鄒於是天子曰東粵陋多阻閩粵悍數反覆師古曰悍勇也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賂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國時燕國樂浪縣皆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湞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齊之人士居此地及真番朝鮮蠻夷皆屬滿也都王險李奇曰會孝惠高后天水在

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布渠師古曰蒲死傳子子死傳孫布渠者其孫名也所誘漢立人滋多師古曰滋益也又未嘗入見見天子也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國也雍讀曰壅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譙責讓也音才笑反何去至界臨湞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禪王長師古曰長者禪王名也送何至湞水何因刺殺之即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弗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

軍楊岱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如淳曰遼兵東兵多也先繼敗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竊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湞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餽軍糧師古曰餽亦饋字人衆萬餘持兵方度湞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詣之遂不度湞水復引歸山

報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湞水上軍廻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幸師古曰親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立卒卒皆恐將心懸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廻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師古曰與樓船為要約而請降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而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師古曰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顙決與左將軍相

誤卒

沮約

師古曰

顓與專同

卒終也

沮壞也

今兩將圍城

又乖異以故

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

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擾瓶數期不

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擾

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擾瓶

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擾瓶將

軍師古曰戲讀與麾同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

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咬

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

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咬四也

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爲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咬音頰

相與謀曰始欲降

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

如淳曰不

宋祁改當作攻

一本作改字

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非也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咬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廼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更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降相路人子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爲瀆清侯師古曰瀆音獲陶爲秋苴侯晉灼曰功臣表秋苴屬勃海師古曰首音千餘反咬爲平州侯長爲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沮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垂計棄市擾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攻刻宋政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  
句踐亦以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  
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  
爲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  
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  
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勞，追觀大宋填撫  
尉化。師古曰：言文帝以恩德安撫之也。填音竹刀反。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  
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筭母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將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上

師古曰：自烏孫國已後分為下卷。

班固

漢書九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頴

師古

注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  
師古曰：用馬鹿續漢書云：至于哀平有五十五國也。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院，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界。西則限以葱嶺。師古曰：河西舊事云葱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闔。師古曰：闔字與寘同，音徒見反。于闔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

五門陽關二百餘里廣袤三百里

師古曰長也

音袤

其水亭居

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

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

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鄯音上窮反同南道西踰葱嶺

下皆

王延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

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者西域諸國大率土著

言著

地而有常居不隨畜牧

後徙也著音直畧反

有城郭甲畜與匈奴烏孫異俗

故皆役屬匈奴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爲其所役使之也匈奴西邊日逐王置

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者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

取富給焉師古曰自周襄戎狄錯居涇渭之北給足也

錯雜也

煌師古曰敦煌音徒明反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

煌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

其勤勞皆得拜職也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

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營田之事也

以給使外國者種五穀以供之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

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分

宋祁集韻今音連古今居縣名在今城郡

其勤勞皆得拜職也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

以給使外國者種五穀以供之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

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分

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  
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  
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爲  
歸德侯吉爲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  
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  
之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  
道  
田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餘反鞬音居言反  
日拔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師古督視也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曰輯與集同  
都護治烏孫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至

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入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孟康曰婼羌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婼羌國王號去胡來三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而爲道猶今言穴徑耳戶四百五十口十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末接師古曰且末音子餘反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師古曰穀音牛向反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劉德曰服刀拍鞬也師古曰拍音韜鞬音俾又音陸西北至

鄯善乃當道云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

師古曰扞音一

胡反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

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郤胡

侯師古曰郤音丘畧反其字郤下皆類此鄯善都尉擊車師都尉

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

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三千三百六十五里

師古曰此山居故國也

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

穀旁國

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羅

國出玉多葭葦柳

柳胡桐白草

師古曰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柳白草似

秀而細無芒其乾孰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

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生出下流者俗名爲胡桐波

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爲涙涙音丑成反

民隨畜牧逐水

宋祁曰注文工字別不作直

草有驥馬多橐它

師古曰橐古他字也音徒何反

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

一歲中多至十餘輩

樓蘭姑師當道苦之

師古曰每供

幣費故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爲匈奴耳目令其兵遮

給使者受其

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

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

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

及郡兵數萬擊

姑師王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

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

烏孫大宛之屬

師古曰暴謂顯揚也

還封破奴爲浞野侯恢爲浩

侯

浩音昊

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

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二子質匈奴一子質漢

林音昊

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

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爲貳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后以距敵。捕得牛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薄責王。師古曰。以文薄一一責之。薄音步戶反。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師古曰。以其言爲直。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待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爲王。師古曰。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爲王。

奴在漢前間。樓蘭王死。故即還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遺兩子質漢。皆不還。柰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儋糧。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後復爲匈奴反間。古讀曰。乂。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齊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

宋祁曰淳化本作  
山相將軍古官  
景德監本及浙  
本作山相率百  
官並將軍字  
今越本作將軍  
奉百官

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者在漢者漢兵方至母  
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師古曰嘗歸者  
言安歸今此作嘗歸其王名也昭紀  
紀薄不同當有誤者馳傳詣闕音張戀反縣首北闕下

封介子爲義陽侯乃立尉屠者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  
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輶重師古曰重  
音直用反丞  
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孟康曰祖而遣之音光祖道之禮也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  
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  
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二將屯田積  
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  
田伊循以填撫之音竹刀反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  
始此矣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

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  
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  
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  
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  
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  
千里小宛國王治扞零城扞音烏去長安七千二百一  
十里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  
尉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  
婼羌接辟南不當道師古曰辟讀曰精絕國王治精絕  
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

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院陁西通打彌四百六十里師古曰打音烏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婼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

打彌國王治打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十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

北與姑墨接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名寧彌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師古曰鞬音居言反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婼羌北與打彌接

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即中國

河多玉石師古曰玉石玉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十里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托國

千三百四十里鄭氏曰烏托音鷄擎師古曰烏音一加反托音直加反急言之聲如鷄擎耳非正音也

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

賓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烏托國王治烏托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犁西與難兜

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爲室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谿

澗中飲水故接連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細也細步其手如蠻之爲言其能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豈謂其小種乎有驥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繩而度地縣古懸字耳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鞬谷師古曰鞬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托北與莎車西與蒲犁接蒲犁反依耐無雷國師古曰耐音奴代反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蒲犁國王治蒲犁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師古曰與俗少穀寄田疏勒莎車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

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南與烏耗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竺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婼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創秦廿日接燒  
小國最近陽關  
去長安六千里  
耳在都護之東  
此準勒子聞難兜  
之類去長安日  
萬里東北接大  
千里乃至都護  
卒得與婼羌  
相接必誤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耗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

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音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師古曰君謂爲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者也亦語有輕重耳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溫和有目宿雜草奇木檀櫟梓竹漆師古曰櫟音懷即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纖屬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入面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驥皮者亦謂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眞物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牛項上隆珠璣珊瑚虎

魄璧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畧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緲紅紫十種流離玉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眞物它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廻與容臣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師古曰相失意也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禁繫人鎖矣琅音郎當德師古當長鎖也若今之當德師古

大將軍王鳳曰前屬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  
師古曰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  
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  
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恩  
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也師古曰比近也爲其土壤  
反比音頻寐讀曰嚮今縣度之院非屬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  
安西域讀曰嚮雖不附不能危城郭讀曰城郭據諸國也  
前親逆節惡暴西域讀曰暴謂章露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  
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  
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  
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師古  
曰言

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衡反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  
守持之也刀斗解在李廣傳當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  
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食讀曰飫次下並同國或貧  
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古  
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師古曰離亦乞音工大反離一二旬則人  
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  
然師古曰嘔音一曰反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  
徑三十里臨崕嶧不測之深師古曰崕嶧深險之兒也又歷大頭痛小頭痛  
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  
阘谷盡靡碎師古曰隊亦墮也靡散音糜人墮執不得相收

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異充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侯甸綏要荒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謂遠方蠻夷之國兆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道之於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是鳳曰從欽言屬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太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屬賓北與撲挑西與犁靬條支接師古曰撲音布木反犁讀與驪同靬音鉅連反又鉅言反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

桃刺宋祁景祐作桃

如甕師古曰甕汲水瓶也音於龍反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師古曰安息以條支爲外國如言番國也善眩師古曰眩讀與張騫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仑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雅曰觚竹北户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也自條支乘永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兒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屬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寫天鹿者兩角或爲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頸形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爾雅所謂狻猊也音酸覩音倪拔音步葛反形亦類旁毛也音而茸音人庸俗重妾殺師古曰重難也言其仁愛不妾殺也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絕遠漢使希至自

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鄧城蘇林曰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屬賓同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血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師古曰廣  
頸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文餘食大麥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媯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旁行爲書記服虔曰橫行爲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師古曰屬

縣也音之欲反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羽及犧軒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安息東則大月氏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屬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師古曰一卦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爲封牛封音峯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彊輕匈奴師古曰自恃易匈奴也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子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師古曰解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

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師古曰同受節度也

有五翎侯師古曰翎即翁字

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

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

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濕城師古曰濕音藻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

四曰肸頭翎侯音許乙反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

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師古曰樂音來各反到卑闐城闐音徒千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處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爲匈奴所羈宜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

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

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籜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奉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訐，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訐，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

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啜。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反。啜音徒濫反。以此度之，何故

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

師古曰：

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爲高，自以事漢爲大早，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驥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爲用苦。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康居使也。罷讀曰疲耗，音呼到反。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師古曰：以此聲名爲重也。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臯王治蘇臯城。師古曰：蘇，音下戒反。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

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  
三曰窳匿王師古曰窳音廩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里  
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  
四曰罽王治罽

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里

五曰奧鞬王師古曰奥音於反鞬音居言反

治奧鞬城去

都護六十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

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者酒馬耆自宿師古曰耆讀嗜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治爲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委言師古曰謂置其下與集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旣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主師古曰昧音蓀音千曷反後歲餘宛貴人以爲

昧蔡謂使我國遇暑

師古曰 謂古語字

相與兵殺昧蔡立母寡

第蟬封爲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

又發數十餘輩抵宛西諸國

師古曰 抵至也

求奇物因風諭以

伐宛之威

師古曰 調

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

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

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

師古曰 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住

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

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

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頰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

子女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

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

師古曰 漢使至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

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自烏孫以西至安息

近匈奴匈奴嘗困月氏

師古曰 困苦也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

到國國傳送食

師古曰 言畏之不敢留苦

師古曰 不敢留連及困苦

之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以然

者以遠漢而漢多財物

師古曰 遠音于萬反

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千勝兵千人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

師古曰 捷音回

戶七百口

休循國王治烏飛谷在葱領西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

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王治疏勒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戶三百  
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  
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領屬師古曰屬聯音之欲反無人民西  
上葱領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吳孫接  
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領本塞種也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  
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二勝兵三千四十九  
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  
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  
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有鐵山

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  
王無子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  
欲得吳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  
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莎  
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  
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  
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  
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十五  
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  
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

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上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下 班固 漢書九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烏孫國

大昆彌治赤谷城

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

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

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

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祿左右

大將二人侯

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

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

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楠

師古曰莽平謂之兒楠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

不田作種樹

師古曰樹殖也

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

剛惡貪狼無信多寇盜最爲彊國故服匈奴

師古曰故謂舊時也

宋祁楊本大將  
作矣

宋祁楊本無  
居石字

服屬於

匈奴也

後盛大取羈屬

不肯往

朝會

師古曰

言纏羈

東

與匈奴

西北與康居

西與大宛

南與城郭

諸國相接

本塞地也

大月氏西破走塞王

塞王南越縣度

大月氏居

其地後烏孫

昆莫擊破大月氏

大月氏徙西臣

大夏而

烏孫昆莫居之故

烏孫民有塞種

大月氏種云始張騫

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

在敦煌間今烏孫雖彊大可厚

賂招令東居故地

妻以公主與爲昆弟以制匈奴語在

張騫傳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

昆莫見騫如單于禮

師古曰昆莫

自比於單于

騫大慙謂

曰天子致賜

王不拜則還賜

物還歸漢也

昆莫起拜其它

如故初昆莫有十餘子

中子大祿彊善將

師古曰言其材力優彊能爲將

將衆萬餘騎別居大

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

師古曰岑音仕林

太子蚤

死師古曰蚤

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爲太子

昆莫哀許之

大祿怒廻收其昆弟

將衆畔謀攻岑陬

昆莫與岑陬萬

餘騎令別居

昆莫亦自有萬餘騎

以自備國分爲三木

總羈屬

昆莫騫既致賜

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

遣公主爲夫人結爲昆弟共距匈奴

不足破也烏孫遠

漢未知其大小

師古曰遠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

皆不欲徙

昆莫年老國分不能專制

廻發使送騫因獻

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衆富厚歸其國其國後廻

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乃出

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

師古曰抵至也烏孫於是

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  
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師古曰漢元入聘財  
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  
物爲備官屬官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  
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公主  
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  
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  
爲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  
廬爲室兮施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師古曰食謂飯音臥居常  
土思兮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願爲黃鸝兮歸故鄉師古曰  
鶴音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下督反

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滿一年而往也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  
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  
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  
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騎靡後晝昆彌云師古曰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騎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獵騎靡彌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爲其士  
也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名少夫公主死漢復  
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胡婦子泥靡大  
尚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  
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  
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爲莎車王次曰大樂為  
左大將長女第史爲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爲若呼

胡侯妻師古曰弟史昭光皆女名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師古曰促趣讀曰促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胡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蟲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

取所虜獲還封惠爲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文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上廬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師古曰舍止也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光祿大夫惠爲副凡持節者四人

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陬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惠上書

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

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爲烏孫持兩端難約結

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師曰境讀

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

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

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鳴

靡不與王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侯任

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

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師古曰不正下之狂王傷上馬

馳去其子細沈瘦瘦音搜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迺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遲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縛從尉犁檻車至長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服叩頭謝張翁猝主頭罵詈師古曰猝持其頭音材兀反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李都別將醫養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胡俟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堅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

鞮侯并以西

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欲通渠轉穀  
源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

鞮侯并以西

宋祁曰西作面

積居廬倉以討之初

楚王

鞮侯并以西

宋祁曰西作面

能更書習事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

諸國

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

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

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

問狀遣謁者竿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馮夫人馮夫人

錦車持節

服虔曰錦衣車也詔焉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

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

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胡侯民衆漢復遣

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爲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

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師古曰言其尚幼少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彌漢遣之卒百人送烏孫焉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將樂代爲昆彌漢不許後跋會宗爲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師古曰有人衆亡畔者故安定也星靡死子

宋祁曰西作面

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

師古曰拊離代立讀與撫同

第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爲小昆彌日貳

亡阻康居漢徙已校屯姑墨

師古曰有戊己兩校兵此直徙已校也

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

之投之因得以刺殺

都護廉襄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

斤繒三百匹後安日爲降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將代

時大昆彌雌栗靡健匈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

入牧

師古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擾也

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

勝於翁

歸靡時也

小昆彌末振將恐爲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

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持

金幣與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爲

金幣與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爲

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持

金幣與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爲

來祁昌本附  
本作二千九百里晏  
本作三千九百里

效漢封爲歸義侯。兩昆彌皆弱卑，爰寔侵陵都護孫支，襲殺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師古

曰：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一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峩黃，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王莽時，姑墨王承殺溫宿王，并其國。

溫宿王國治溫宿城。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領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牧，因以爲名。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

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都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千長各二人。都胡君三人，譯長四人。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扞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

接師古曰：能鑄冶，有鉛，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

接師古曰：能鑄冶，有鉛，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

十里

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宋祁昌黎公集  
有以字元祐考  
黑及趣本無之  
字當除之

渠犁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與尉犁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

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絲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師古曰益多也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田一歲有積穀募民莊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瑞反重音直用反就畜積爲本業師古曰畜讀曰蓄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下更反嚴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廻下詔深陳旣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

賦三十助邊用

師古曰三十者每是重困老弱孤獨也

口轉增三十錢也

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

晉灼曰開陵侯匈奴直用反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

奴介和王來降者

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

畜謂馬

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讀曰飲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塗尚苦乏食不足能終師旅之事也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

師古曰廝留其前後離羣者也斯音斯不相逮及也

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

宋祁曰別本故字下有或字到讀考異無此字除之

言秦人我刦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白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興軍而遣之欲以爲使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師古曰與讀曰豫參以蓍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其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蓍龜也廼者以縛馬書徧視人永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示爲文學謂學經書之人廼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見顯示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夸張視亦讀曰示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五五孟康曰其繇曰枯揚生華象曰枯揚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大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廟山必克

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  
也。酺山山名也。酺古筮字。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  
遣諸將而  
於卦中貳者最吉也。故朕親發貳師下酺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  
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重合侯得虜侯者言聞漢  
及水上埋牛羊效也繆妄也  
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師古  
曰於軍所行之道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  
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  
不能飢渴。師古曰言死及被能音耐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并自離散也。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  
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  
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  
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五

霸尚恥不爲。況今大漢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拔搜索問以所聞  
師古曰搜尋者恐其或私齋文書也。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  
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逢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師古曰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逢火有乏又其人勞苦  
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亡文書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師古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乃知此事當今務在禁  
補缺母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十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  
邊狀與計對者同來赴對也。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  
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

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杆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杆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犁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師古曰以便宜擅發兵也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廼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

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繡琦珍凡數千萬師古曰琦音奇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鍾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驢也絳賓死其子承德自謂漢外孫成東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

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貞渠城師古曰貞音子權反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郤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

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

烏貪訾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師古曰音子余反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乾音干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音盤去長安八千七百一

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

師古曰咄音丁忽反

去長安八千八百三

十里戶百九十四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人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二十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

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十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兌盧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

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師古曰常在山下戶居不爲城治也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

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讀曰譯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讀曰

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

西南至都護治所一千二百三十七里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車  
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  
人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外和王爲開陵侯將擾  
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  
不刺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  
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擾蘭尉犁危須凡六國兵  
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  
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十騎田車師車師王  
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  
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後將軍趙  
充國爲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爲武牙將軍  
及妻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車師田

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  
節軍宿焉耆外孫不欲濟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  
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  
遮漢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  
遷音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  
秋收穀吉惠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  
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  
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犁田收秋畢復發兵  
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  
未爲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  
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

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  
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惠引兵北逢之  
匈奴不敢前吉惠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  
引兵歸渠犁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  
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  
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  
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  
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  
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  
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盡  
將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

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  
師古曰即也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迺解後常數千  
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犁十餘里間以河  
山師古曰間隔也音居葛反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犁者孰不能相救  
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  
遣長羅侯師古曰常惠也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  
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迺得出歸渠犁凡三校尉屯  
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  
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  
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  
令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甲官

東都賦作引兵去本作引兵去本及趙本無兵字

列宋本作引兵

劉敬曰漢求車  
師士耳烏孫貴  
將反詔闕又賜  
第與妻子居非理也移鄭古  
傳迄車師王車子謂長安  
今漢復責烏孫車師王  
孫平車師王故駕車師莫  
使與妻子居耳又當石烏  
孫遣其貴人將詔闕  
許詔闕

前漢書卷六十一  
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  
車師王烏孫貴將詔闕師古曰烏孫遣其貴者入漢朝賜策與其妻  
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已校尉屯居車師  
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  
往來差近戊已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  
之院車師後王姑句師古曰句音鉤以道當爲柱置音者支柱也  
言有所置立而支柱於己故心不便也柱音竹羽反又  
音竹具反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不曉以柱爲梁柱之  
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  
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  
之姑句數以牛羊賊更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  
妻股紫取師古曰厭音子侯反謂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

前漢書卷六十一  
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爲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  
國比大種赤水羌師古曰比近音頻寐反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  
都護但欵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欵東守玉門關玉  
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  
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  
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  
三王以付使者恭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  
受師古曰逢受謂先至之逢見即受取也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師古曰請免其  
罪也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  
唐兜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以廣新公甄豐爲右

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韁左  
將刀泥支謀曰音丁奚反聞甄公爲西域太伯當出故  
事給使者牛羊穀芻茭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尚未  
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音不副所求也欲亡入  
匈奴戊己校尉刀護聞之音刀召置離驗問辭服乃  
械致都護但敘在所埒婁城音那是時音那婁婁城名置離人  
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敘則斬置離音離兄輔國  
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十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  
一國之衆也是時恭易單于璽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  
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  
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刀護病遣史陳良屯桓且

谷備匈奴寇音子余反史終帶取糧食司馬丞韓玄領  
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壘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  
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入衆降匈奴如淳曰言  
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一妙反即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  
令燔積薪音烽火也分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  
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百四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  
難音然紳音古校尉開門擊鼓收東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  
刀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小兒音遺留置  
不殺止留戊己校尉城遣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  
軍以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畧戊己校尉吏士男女  
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良帶爲烏賁都尉音貴古曰  
貴音奔後

三歲單于死弟烏叅單于威立師古曰叅復與莽和親  
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  
收四人及手殺刀護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  
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  
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國近匈奴  
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天鳳三年迺遣五威將  
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  
送兵穀焉者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  
千餘人分爲數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  
犁危須國兵爲反間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己校  
尉欽別將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

引兵還莽封欽爲刺胡子鄧展曰刺音衫師古曰刺絕耳音子小反字本作剝轉寫  
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  
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  
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  
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  
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古音子容反  
曰圖謀也從廻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慕南無  
主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賂犀布璫瑁則建珠崖七郡師古曰瓊音代瑁音殊

咸狗舊醬竹杖則開祥柯越萬師古曰

萬萬拘音矩聞天馬蒲陶則通

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益於後

宮如淳曰文甲即委琨也

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

於黃門孟康曰四駿馬名也

師古曰稍焉音所交反

鉅象師子猛犬木雀之羣食於外囿巨亦大

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

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

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數非一以

落以隋珠和璧師古曰依讀

屏風而畫爲黼文也白與黑謂之黼

又爲斧形襲重衣也被音皮儀反

以觀視之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

者也陽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

同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勗其中師古曰依讀

辰辰如小

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

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師古曰依讀

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

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

漫延者也魚龍若爲含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

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

八丈出水殼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

龍即爲此色也俞音踰陽音大浪反衍音

七戰反視讀曰示觀示者視之令觀也

及賂遺贈送

宋初曰漢文作  
入又音徒浪反  
越本作大浪

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賓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漫延者也魚龍若爲含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殼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爲此色也俞音踰陽音大浪反衍音

七戰反視讀曰示觀示者視之令觀也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擢酒酷莞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師古曰盈音其勿反因之以凶羊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兆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院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

內也書曰西戎即序師古曰禹貢之禹既就而序之非辭也序次也

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興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太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郤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師古曰西戎即序說以在前昔周雉至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

國之黃苟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雨雷也意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萬宗廟本宗漢文帝也郤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郤走馬以糞故贊引也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下

